

熊襄愍公全集

C h L ~~555~~ / 2311
5428/

5
T 5424 / 2311

熊襄愍公集卷五

後經畧遼東疏

事本難而視之愈易疏

題爲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勢已急而應之愈緩著宜先而布之
愈後心當同而構之愈異懇乞嚴勅中外臣工各換肺腸真心
實意憂國籌邊亟計軍實早圖恢復以救危禍以寬聖憂事何
謂事本難而視之愈易邊事甚迫已有浪湧山壓之勢根本動
搖極難抵擋若仗國家全力能以兵將聽其撥遣糧餉聽其轉
輸馬匹火藥軍裝器械等項聽其取攜裕如遼東一隅尙堪措



置今從新計算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守著三岔河扼其險要
可以一夫當關用著西北人資其精壯可以以一當百河西可
無事兵馬調若干募若干鱗次雲集可不患寡有帑金新舊餉
可無虞匱竭火器車營興工製造可戰有具而獨患無一運籌
帷幄之大將耳何言之易也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緩夫邊勢
之急固也卽在事諸臣一聞警報紛紛守城門送家眷請召募
移督撫豈不皇皇著急之甚而今忘之矣調兵則邊鎮遷延發
遣無時募兵則科道畏縮起程何日土兵則路途遙遠一時難
到錢糧則戶兵二部交相爭執不休器械則工部推諉緩持不

管卽臣到部將一月而終日與本堂商議某處該遣官某銀該
解發某事該催趲某件該料理勒限新司起草尚多沉澗而他
衙門之緩又無論也何爲著宜先而布之愈後以遼論則三岔
廣寧爲先著以京師論則山海關爲先著以恢復論則廣寧登
萊天津三路皆先著醫家急則治標一應兵餉戰具宜盡一時
財力合諸臣精神全用於此當先緊要之著此著一定一騎不
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臺濬池皆以護京
師爲名爭此帑金四分五裂及其要做先著則金已早盡而莫
可措手又何舛也何謂心當同而構之愈異秦越同舟遇風而

其心必一者自救也今中外臣工如此不但爲君父計卽自爲身家性命計亦可以同矣而部臣與部堂異有司與有司異屬官與堂官異小臣與大臣異議臣與任臣異省鎮與廟堂異文官與武將異以致請討本急而阻之以爲異勞績本就而壞之以爲異事體本定而變之以爲異情分本諧而挑之以爲異更有難於枚舉者然而諸臣又非不知夫事之難勢之急著之宜先而心之當同也祇緣一團自顧之私意錮結於胸中而不能割各部曰且顧我衙門省鎮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輦轂門戶曰且顧我局勢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顧體面顧套

數顧祿位顧譏彈而誰復有一副心腸爲皇上顧封疆顧宗社明其難務其急且先以破異同之見者此臣願皇上嚴勅下中外諸臣各換肺腸真心實意憂國籌邊者此也然則今日極難極急而所當同心先圖者孰有踰於兵馬糧餉器械諸事者哉昨向職方司取募兵數冊子內調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到遼外尚餘十萬了無著落募兵十一萬二千而差官或起程或未差官亦了無著落眞所謂紙上兵耳邊兵餉調屢空無銀解補邊臣苦之今宜如某鎮調兵若干通算安家甲馬器械等銀若干萬兩先解該銀一面委該道同見任能將抽選精壯押

送到關聽臣驗發不堪者劾一面將銀補伍庶我得應急彼不落空前途遇四川調兵科道專望部發銀兩今尚未解水西安民兵應付前科道一人往調而湖廣士兵恐非空檄所能制也若募兵於河南山陝各處延山挨派有何中用應將各巡撫標下精壯及各道練就見兵如數揀發卽將所募錢糧聽自募補庶彼此俱得實用而南浙抽調之法似亦宜然凡此皆兵部事也乞勅兵部上緊設法催趲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咎兵部職兵馬戶部職錢糧往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宜協濟豈可據爲成例借口今日二十餘萬兵之安家甲馬等銀數

百萬兩都要戶部處辦戶部無計只得空文調募各省鎮只得空文搪塞此戶部銷兵法也遼東額餉歲計八十萬今地方亡其大半而十四萬援兵尚存殘兵數萬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其帑金何爲者今日之事不但兵馬在途缺乏行糧在遼缺乏本折戶部應任其責卽調募夫銀至悞發遣亦戶部之責也乞勅戶部上緊與兵部通融措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任咎至於大將及偏裨之謀勇敢戰者委難其人今臺省皆以登壇爲言若謂行伍草澤中見有英雄豪傑足當韓范之任而臣不肯用者臣胸中實無有也臣入臺僅一月往按遼

四年南中一年聽勘里居七年有何見聞前次經略平日所識拔皆已舉用皆已零落今亦逢人訪問而無所得而臣又不敢輕舉白丁如許定國越効忠等驟得遊擊而託故推病以甚保舉之咎臣想臺省諸臣生長兩直十三道或邊或服凡所謂行伍草澤中英雄豪傑必胸中皆已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責成臣部者乞勅兵部發單分送六科十三道及大小九卿各衙門各舉所知或堪大將或堪偏裨一一疏名付臣隨材使用而有如不肯用不能用者則臺省執筆議其後方屬草未畢忽接撫臣王化貞邊謀愈急我備全疎一揭不覺感嘆歛歛回想去年

在遼情景正是如此而無奈各部之不肯照管何也內言援兵出關者纔一萬七千內惟一千三百堪用餘皆象人塗馬徒滋遼累京運盛甲不堪盡置高閣又僅一道一廳無人供事其所呼籲何如其亟亟者二部見在梅花甲京營長柄斧南京斬馬刀真定新造與薊昌堪用車輛以及督撫回鎮卽發新帶精壯兵馬出關以當應用之疏正與臣前調標下見兵聽自募補之說甚合兵部俱當如議速覆如數給發仍請天語叮嚀工部京營各省鎮道通融濟急不得執留以致失悞河西再速剝膚之禍其該道補張應征高邦佐二員已經命下數日皆避難不往

假使人人如此皇上孤立於上實可寒心吏科當一面查叅責取不敢失悞供狀立案一面馬上札催勒限到任違卽逮處者也臣嘗嘆河東之事會由人情以難爲易以急爲緩以後悞先以同伐異臣略舉四端爲諸臣提心開眼然亦晚矣清撫之後因仍而有三路三路之後因仍而有開鎮北關開鎮北關之後因仍而有遼瀋之事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處下手做去而勢已過重時已難追若再因循不改舊套臣有不忍逆覩者臣言戇直雖冒一時不敢犯之諱實中數年不可破之病尤願諸臣恕之也天啓元年六月

汰退不堪援軍疏

題爲汰退不堪援軍發回另補併從實叅處以警欺玩以救危亡事蓋向來援遼兵馬各地方留精壯自爲乃專送一種殘弱老瘦之物搪塞無數臣前次經略時無疏不哀求科道之條陳明旨之督責無時不申飭而督撫鎮道等官置君父於度外視明旨如弁髦安忍坐視不肯照顧當是時猶有遼瀋奉集支撐可緩陵京旦夕之危今河東旣陷河西又危陵京岌岌乎殆矣各省鎮獨不聞遼報一至而冲聖震驚於上都人撓亂於下家眷擠城而爭出九卿畫地而守門侍郎巡邊而東奔本兵倉皇

而請死在京各衙門競借差以抽身近京士大夫圖終養而南
竄之光景乎爲人臣者言念及此并可以感動其良心而勃發
其忠義矣滿擬原調十五萬兵馬七八月間可以齊到乃僅僅
有四萬出關仍是殘弱老瘦擔塞之物而延綏人馬則不幸而
值臣初到親自點驗無所容其回護者每唱一名嘆一氣驗一
馬墮一淚不覺撫膺而嘆君臣大義至今日而遂有所逃於天
地之間也本月初四日臣下教場同山右道副使陶珽總兵官
孫顯祖逐一點驗除延綏領兵守備何達領定邊營家丁一百
九十餘名王永祚領安邊鎮靜路家丁一百九十餘員名賈登

科領鎮城正右清平三營健丁一百九十餘員名千總馬登科
領塞營內丁六十名傅良臣領原任總兵尤秉忠內丁七十餘
名寧夏守備周宗克領兩河家丁六百餘名身材神氣頗覺精
采拔十尚可得八而延綏馬匹小瘦寧夏馬多高大亦不甚瘦
但使軍馬如此卽稍夾以一二老弱臣亦包留帶用何敢苛求
後點薊守備王延祚下官兵一千一十四員名別是一樣人物
臣與鎮道皆感眉合眼不欲觀若要盡情汰揀十不得三又恐
退回太多往返費累不得已量退三百九十七名千總項守程
下所領總兵杜文煥家丁一百名內量退三十九名初七日前

屯教場點遊擊高從龍下官兵九百五員名比王延祚所領又弱量退四百二十五名本總李登下官兵六百九十五員名比高從龍所領更弱量退四百六十名詢其故則王延祚人馬猶經巡撫過堂而高從龍李登人馬則巡撫委中軍哈元勛總領委坐營高麟朦朧驗發者以此一起不如一起而至於馬匹毛骨脫露血肉淋漓卽本日扶至點所一面點而一面倒者種種也退軍遺下馬匹儘稍壯者聽與留軍馬瘦者兌換餘皆恐死道路不敢領回本部催兵部侍郎張議馬本旦暮待斃回又無料行不兩三日餓死立盡不如變價作速處置路費除行道鎮

估值留餽資軍回還外通計四項原發官兵二千九百五十三員名除逃故外實在到關二千七百六十員名今止存留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雖曰留之亦聊以備看營守家搬器運糧之需而非衝鋒對壘之用也據王延祚等揭稟鎮將等賣強派弱推送押領一一情節不欲瑣述入疏只如高從龍哭稱身本久廢被原領叅將吳世爵以賄脫而砌已代替李登哭稱身本空閑被原營千總李春華以賣脫而啣屈無伸甚至千總王四哭稱已本花兒詎思被加以千總名色使領兵來而地方官苟且塞責之狀亦可知矣頃該兵部覆臣前疏一款內稱各鎮既已

發兵專委該道臣督見任能將統領其沿途逃竄生事擾民者道將一體議罪如發兵之日抽簡未精及逗遛愆期者督撫降斥該鎮臣仍申逮繫之請奉聖旨依議行今延綏軍馬二千七百有奇而汰退至一千三百有奇之多抽簡之不精孰有過於此者律以新奉之旨巡撫應降斥總兵便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望履任方新且所調發俱在未奉旨之前應重加罰治以警其後至於總兵杜文煥父子叔姪世受國恩而頃以廟祀卹廕加於違制僨師遺禍到今之悍帥家門榮幸尤古所未行者文煥亦可知感知格矣畏懼援遼動輒稱病伊子杜宏域

原調東援百計規避今又謀在巡鎮募兵通州駐扎據高從龍揭稟每兵馬駐銀三十兩原募許招餘丁鄉民文煥派各營路爲子代募各官遂將部下精丁盡數抽選以致正調之兵多是瘦弱其言固難盡信卽以項守程所領文煥之內丁聞亦抽自邊塞者而殘弱乃如此則何以不爲子精選者爲出關一精選也似此欺玩卽加以逮繫亦不爲過但事係目前法無二論欲要調出遼東戴罪以立功但二監屢見推託臨期僵臥終悞事機不如革去職任永不敘用其應換兵馬原調家丁總付杜宏域年少未任衝擊而文煥愛子之情重於愛國宏域一來凡標

下精壯各路殺手及門下慣戰之勇將孫雄尤秉忠等一齊俱來此亦調兵之一法也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卽爲議覆將撫臣張之厚從重罰治總兵杜文煥革去見任永不敘用其原調家丁及此番退換軍士務選精兵責令杜宏域親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俟有戰功免其前罪仍照功陞賞又據關上諸臣謂向日出關兵馬不堪更有甚於此者定擬親至廣寧嚴加退汰但恐先發回去然後換來營伍空虛防守不足更祈覆旨申飭該部轉行各督撫鎮道凡已發過兵馬難保無退回卽挑選強兵壯馬預備待臣疏覆之日卽著該道及見任能將統領來遼聽

臣過驗果係堪戰照數充補此皆在未奉旨之前旣已挑選來換俱俟閱議若來換兵馬仍復不堪及在奉旨之後調發猶以殘弱老瘦充數者督撫定議降斤總兵定行逮繫臣必不敢自食前疏之言使朝廷有不信之旨而且以祖宗之疆土自家之身命爲人作情面也統祈聖明裁斷施行天啓元年八月

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

題爲三方布置名實互異縷陳進守機款統乞聖鑒事白河東
陷亡策遼者專屬取進於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略之意而臣
方倉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不虞僉議爲是
仍卽用臣及經略巡撫臣先曾言山東緩地不宜增兵而始悟
登萊建議之非又見催本兵催監軍出關疏若皆以津門爲緩
而始悟天津建設之非臺省言山海不能遙制廣寧又言經略
仍宜屬巡撫臣宜留本兵而始悟山海駐扎之非有是夫三方
雖設而於遼無益也部議登萊用兵外該兵八萬山海關六萬

半住寧前半住關上有事則盡并八廣寧一路然登津撫臣屢呼兵餉該部權其緩急輕重率置之高閣有是夫三方雖爲遼設而兵馬錢糧不與無益也又不徒無益而已且又危之昨見撫臣遼局愈變愈危一疏言兵曰援遼原爲遼用今留於登萊天津雖爲遼而與遼遠是登津不必留援兵也又言關上駐兵未見別議若以援兵充之恐自此後出關之兵益寡是臣兵當別議而不宜留原調援兵也其歸重則在向者人分而我專故用竒可以制勝從此人專而我分非全力難以圖存是兵留則我分分則遼危而撫臣遂憂不知所出也然孰爲分我之勢者

而三方者是卽他日廣寧有不可知之事而議三方亦於是乎危而憂不知所出矣顧由此登津兵尚無留關上僅留二千而廣寧之全力固在猶可用竒以制勝也臣於此際極費躊躇欲徑請撤登津兩路仍還廣寧以還向者之專但眼見缺山鎮江長山島諸事而謂於遼遠者皆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照管不前似乎三方之設非真於遼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擔伏乞勅下兵部會同戶部總督三部及督撫兵科共策應缺山之役謀同撫臣欲截東之歸路未嘗不亟爲救援而卒不能以救援者非

臣爲異也鎮江鍊山之救前旨所爲牽制之師非進征之師也牽制且未能進征何容易臣於廣寧恢復根本而不敢輕有舉動以求萬全者或於就裏窺見一二而非爲異也此等情形臣所以書言之而又以疏言之可以告諸臣可以告君父書略詳臣疏與公書無異也臣意在慎重而謀襲蓋州斷其還路以解鍊山之圍亟調近鎮標兵議留京兵甲馬督責鎮道厲兵秣馬以待西人之至安見出奇制勝之不同於撫臣也者而決主守撫臣雖意在乘機而襲蓋州之謀且欲之而以策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舉孰能禁之而自謂無如不能何又安見老成長慮

之不同於臣也而決主進臣書與撫臣無異也臣自廣寧行時與撫臣約曰虎慙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遣人往監其師道長安堡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慙事尚未諧且自據堅守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造完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并進一鼓直前西之助與不助皆不可必此守之說也如眼前決主進而車馬甲仗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爲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有揭矣如決主守而西人果來我安得不應乎况以西人之來而不得不進進非決主於我又以西人之不來而不得不守守非決主於我亦何難

於上聞者臣思兵機之變頃刻呼吸間不容髮臣如決主於下而密奏時之機或非會議時之機皇上裁決於上而奉行時之機倘非發下時之機皆於因形制變之妙不能無滯礙法無中制是或一道也今樞臣曰撚指秋盡東兵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無幸矣懇惟皇上斷乃成此決主進者也撫臣曰廣寧城池士馬一切防禦之具不及曩時之一而我欲制之使其不來恐豪傑不足以馳又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少可以成功若待其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又決主進者也夫東兵從容整備已數十年於此坐待其來固無幸而以毫無從

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兵法議進難守易不能制之使其不來且不能守也能往攻而効其死命乎少旣可以成功而見兵堪戰者度可三萬亦不少矣是未可以過河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臣聞兵者機也矢脫於機機脫於手親手握機者而後可以審機惟親眼見機者而後可以應手以臣與撫臣且隔一手且差一眼而況於樞臣臣願樞臣虛心以待撫臣之自決耳若夫兵之多寡強弱何如馬之肥瘦多少何如器甲不可不堅利何如人心憤怯何如西人可倚何如臣前疏一一明白除已彼情形進守機款仍准撫臣會奏謹先明互異之故統惟鑒察

天啟元年九月

仁及殘軍疏

題爲仁及殘軍以保社稷事日者臣以遼陽事情連上五十二本未蒙旨示得無以遼陽無此重情而疑臣爲誑誕與抑以軍強馬壯餉料充饒而誑發內帑以自肥與果爾當碎屍萬段以示悞國悞民之罪死有餘辜矣臣習詩書頗知大義豈敢欺一時之君父受千載之筆誅乎臣自童生而入學舉人而進士官居憲位受恩深重卽犬馬効勞俱難以報朝廷敢云有身而不致乎前者遼陽進兵一敗而喪兵一萬五千再敗而喪兵五萬三敗喪兵八萬四敗喪兵三萬六百五敗喪兵三千六百六敗

七敗於營中失守喪軍九萬果天乎人乎抑皇上自悞之乎抑
該部職掌悞之乎吝惜錙銖致令軍卒枵腹送首疆場此皇上
也非天也非臣也臣能令其戰不能令其飽也斧不能斷筋甲
不能禦矢致令勇敢盡忠者陷首於疆場此該部職掌也非天
也非臣也臣能令其戰不能令兵甲之堅利也劉綎戰死於撫
順流血成川杜松戰死於渾河積尸如山臣尚且信且疑今得
日擊對陣視百萬將卒斷首不覺淚濕戰袍念我太祖之得天
下難矣不意陛下視之太易日游晏於深宮內院盤桓於紅樓
翠閣寧知塞外風霜將卒之苦乎去年楊鶴諸臣並臣數奏以

用人充餉簡器械揀兵馬望皇上發內帑以濟然眉之急迄今
問人才竝無堪用之將問糧餉並無斗粟之儲問器械全無堅
利之具問兵卒不過疲癯殘疾之人問馬匹不過毛長骨瘦之
物今僅存三萬五千馬步兵鎮守遼陽欲用戰則無守兵欲用
守則無戰兵舉手無措臣實無可奈何皇上所諭軍糧無少缺
以應付臣用不許部臣以掣肘皇上之言果信然乎臣每請發
內帑乃信一班讒言議加派之法以術籠皇上而暴臣汙吏逞
其私欲急其催科漁獵小民致老稚轉於溝壑壯者酷於笞械
卽如扣天下大小臣工之俸扣官實扣民也捐身家以報君國

在位者有幾臣乎至扣各役工食以廢先王代耕之法此斷不可爲者也臣家湖廣三年兩水民不堪命乃耳聞目擊者也諺云湖廣熟天下足今湖廣且不能自足則普天下之憔悴情狀可知矣臣聞不發內帑而加派於小民扣工食於各役全無一人存無欺之心進片言隻字以啟聖衷何者爲當行何者爲不當行皆默然無語以蔽悞皇上臣恨不能痛哭泣血於皇上之前也今東地新出異將頭圓三尺腰圍八尺身長丈餘黃眉紫眼藍面黑齒紅鬚白髮肉不入刀矢者數十人至於力舉千鈞者不可數計馬高一丈眼如虎牙於象毛如豺尾如畫麟蹄跡

斗大者數萬長形高大肥壯者不可數計回視中國有此異人奇馬否臣實危之皇上信讒言寵妃嬪吝惜錙銖臣卽棄七尺之軀爲皇上戮力封疆能施謀不能施勇安能與力舉千鈞者爭勇怯乎臣有三事敢瀆聖聽一鄭宮與邊通謀一司禮監按本不進一該部面諾心拂望皇上獨斷嚴宮掖以杜在內之禍嚴關津以杜窺伺之禍嚴福府以杜未萌之禍嚴山海以杜無備之禍濟軍器以壯遼陽之威濟糧餉以甦殘軍之命臣在軍中可免掣肘之憂可免內顧之患則犬馬効勞之念報答有日矣臣近見軍中晝夜悲號山河動搖心非鐵石誰不慘傷臣以

器械馬匹芻豆等項再三請命如復窘臣用掣臣肘臣惟有刎
頸斷首以謝天地謝皇上謝先帝於地下而已伏乞陛下少假
片時之閑留神省覽臣疏以允一二之議臣死不恨矣謹沐浴
聽命之至天啟元年九月奉旨看此等事情怕殺人也六部知
道

辨出關疏

題爲樞臣執議出關未諸軍機謹具邊情直陳仰祈聖裁事頃
見兵部河西搖動萬分危急一疏欲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
關鎮定人心而且引郭子儀卽日就道之事爲臣勸駕其望臣
果厚臣旣受茲任出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惟是初推經
略時臺省紛紛言廣寧事已成功立就宜專任巡撫不宜設經
略以撓其權一似多此經略者及鎮江事出而誇詡更甚卽報
捷獻俘不會稿不送揭又似無此經略者乃奇捷甫聞而危形
立見却要經略出關假使如臺省議裁去經略不知今日出關

又當誰屬何向者疑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布置本圖登津山海兵師甲仗砲車芻糗一切齊備然後出關與廣寧共進今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議處又以道臣吳之垣多求兵餉撫臣陶朗先塘報宣傳觸樞臣而動與爲難此二方已屬畫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逃兵事遽忤樞臣意事事牴牾兩三月來樞臣意興所發揚神情所注向獨廣寧一方耳迨主進進不成決機機不就以至事急而始曰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鄙夷之而今相需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卽馳至廣寧往返川有六日復到永平撫寧計住關實止四十二日耳明旨謂

經撫鎮道等官料理之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臣料理未久也聖諭於鎮江捷至時已謂調度漸有次第而今又云全無次第者前此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悞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則臣張皇實告之言非經臣無次第也樞臣言用兵者全要主張此一語最屬緊關臣以無主張何以使朝廷今日得知動搖萬分危急狀臣故實不得而主張也議三方而不與討兵餉輒生氣議調近兵一萬八千止允五千而置臣疏不覆事事類此主張在樞臣不在經略也分布挑練城守糧草車牛諸務無不早浴檄早商量而從違遲速主張又在撫臣不在經略也內

外皆主張不得而獨以出關一事要臣主張樞臣之所責於經
略者亦微矣初臺臣蘇炎疏出臣已逆知樞臣別無調度惟想
驅臣出關一著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住河上經略住廣寧之疏
而毅然請行以自任蓋無事則嫉臣妬臣害臣凡臣所建之議
定要說壞所用之人定要罵壞所調捍之苦懷定要疑及至事
體弄壞又要臣去整壞而且代其壞之之任此自今日安排常
套臣飽嘗之而亟亟認承不待樞臣使也臣一出樞臣之能事
畢矣惟是經略一出觀望非輕凡有兵無兵兵多兵少西人視
以爲輕重東人視以爲進退兵將視以爲奮怯人民視以爲去

留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以鎮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略
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援兵三千今盡已出關而東矣此外
又無一卒一騎一械之隨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卽
日就道似此光景否原調近兵承許五千調踰月餘尚無一至
今忙忙加調到於何日川楚浙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
不能遽戰况到尚無日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又
不知臣住廣寧撫臣應住何地伏乞亟勅兵部作速議處而無
使擔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關爲人所笑且樞臣厚望於臣
臣旣聞命矣而臣於樞臣亦不能無厚望焉當時在遼督撫一

聽本兵調度此固居中馭外之體今既以東方事專責經略便當一一應承經略若拏定本兵腔調或與或不與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宜心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何必於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略尤當不時書啓往來商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樞臣只宜責經撫同心協力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其望二本兵於邊外道理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已意懸斷樞臣答書論鎮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鎮江二萬出海州斷東兵歸路而以四萬弱卒住河上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遼撫無一

疏臣又無一疏據書上奏恐失機會而不知鎮江在何處廣寧在何處自廣寧由海至鎮江又從何處殊不知東兵往鎮江不出海州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此類應問經略問明白而後上疏方無差悞其望三今日與人言易言省言進則欣然喜言難言費言守則艱然怒此害事之最大者而主於報功一節尤不宜挾同誇張嗔人點破以爲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於高

出之揭雖犯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誇張之原使朝廷上得外邊真情而顧專責之不已何也其望四樞臣誠能將此四望細細體貼以俯同於臣則臣於出關之後始得自由而爲皇上專作

東方事此封疆之幸祖宗之幸亦臣愚之幸已天啓元年十月

不和非關節制疏

題爲不和非關節制強合必悞事機敬剖屈情仰祈聖鑒事臣
與撫臣王化貞之不和也釁不自臣始也自甫議經略而其同
鄉同年同門諸臣已樹其前茅自論鎮江論進守而樞部臺省
諸臣更佐其後勁而撫臣又事事不肯聽臣言不與臣實言又
以疏揭駁臣又間於緊關事不會稿不投揭於臣而又以不救
鎮江不肯進兵坐失機會推臣而處其中堅臣尤以封疆爲重
與之插血而誓其事也披心而商戰守機宜也力爲催兵催馬
催器械也設法留京營延緩各甲馬器仗以濟其急也催車牛

以取嫌於戶部汰延軍而得罪同鄉不顧也割身邊之監軍道如邢如韓以轉事之而身獨僕僕自勞也開局於永平撫寧山海間釐造車砲及一應甲仗以供其戰具也聞進兵則疾趨出關亟馳河上而且以隨帶孤軍代防禦也七月二十七日抵關到任僅八日而馳赴廣寧往回月餘再住四十五日而又馳赴右屯棲風臥雪身不帖席軍前馬後臀不離鞍無月無日而不奉鞭策於其後也凡此皆照管撫臣事也而聖旨猶責臣做事不相照管臣不敢辯皇上但下一旨於臣與撫臣各書不相照管之事以對看臣不照管撫臣者爲何事撫臣會照管臣者爲

何事可立而判也乃其真正不能照管者則亦有之不大進而小進不明進而暗進謂橋船爲難練以實事爲無期人馬不必練器械不必備糧草不必運而急急於一擲臣不能照管也河上五進五退倏忽機用而臣不能照管也西人忽而四十萬忽而三十萬忽而四萬一萬而臣不能照管也因人勝人因糧爲糧用西可以不戰戰用謀可不煩兵而下而臣不能照管也以此而爲和臣實不能和也臣曾移閣臣葉向高書言臣與撫臣假使可以得和而故相如擠以爲不和第用嚴旨一鎮壓之自不敢不和而意見作法不能相強則威君不能懾慈父不能諭

也經之所議撫不肯從撫之所議經不敢從撫卽面從經而語後仍行其已意經欲面從撫而事後又防其推人進慮無成而故商於經經若允而遂謂無成爲經許我退慮無名而故商於經經若止而又謂不進爲經沮我欲兩從則至於兩耽欲兩違又至於兩忤若兵將之調度旣行止以無從而鎭道之稟承又笑啼俱不敢欲從撫則虞獲罪於經欲從經則虞取嗔於撫事有不便而力爭之則以爲媚經情有所諱而偶露之則以爲間已兩釁一開而人人踴鬪皆疑畏不敢言兩肘一掣而事事肘掣皆觀望不敢任如此而必欲捏合捏合不能而經撫俱壞如

此而必務調停調停不得而封疆并壞况水火形迹雖童子所皆知而風聲傳聞豈東人不能得萬一乘閒而抵隙何以協力而共撐此尤不可不深慮也此臣之所謂強合必悞事機者也今閣臣之疏首舉毛文龍一事以論功論罪爲不和而不和徒爲是已乎臣疏原止帶點亂三方布置之局貽遼人殺戮之慘兩三句而未有專疏以爲罪也今殺戮異慘遼人數該如此何必言獨臣妄意三方之局以爲恢復而閣臣以爲此局何時而定是不必設此局也而又安用經略爲乎旣謂臣與化貞作用旣殊而因欲化貞受其節制則舉朝之人皆以爲難行臣之同

夏思公集 卷五
官皆爭之甚力矣疏未又欲申飭巡撫將吏一體受臣之節制不又苦臣以難行而再煩同官之力爭乎閣臣出山一疏已謂撫臣足當闔外之寄當專其委任而重其事權矣可又屈其聽節制於臣以分其委任而輕其事權乎若謂屯田不可行不徵兵不轉餉不足以守遼而不能主張也則何不力主撫臣行之守之而徒爲是過計深憂也平日者會議之旨滿擬九廳科道各得憑木心爲封疆伸其所見以示斷決而不圖樞臣張鶴鳴竟奏成於手中第畫題以了事也封疆之事邊吏不和望有利道科臣佐鬪望有本兵本兵黨護望有閣臣若如此疏而臣無

望矣臣且不知所終矣臣已不能與撫臣共事而閣部主張如此臣尤不能與撫臣共事孤踪蹇命動遭魔障出山初願豈料至此執筆號痛不知所云伏乞聖明裁察臣不勝恐懼涕泣待罪之至天啟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旨遼事既委卿經略但悉心擔當盡心料理誰能阻撓近經會議奉旨亦要戰守機宜聽卿自酌從來闔外事只恐中制今都紛紛責朝廷遙斷各將誰諉據奏與撫按官必不相和封疆大事豈容彼此爭言再致敗壞著兵部差堂上官一員往諭朕意如再有執違不遵的著分別明白指實叅來議處不得含糊了事其道將等官有規避交

構不肯實心任事的都著會同巡按官指名參治著作速去

封疆已失疏

奏爲封疆已失斧鑕宜先謹泥首待誅以伸國法事臣再勘之人再叨經略惟恐辜負聖恩所以向於邊情軍情民情不敢不爲封疆動色相爭而人且謂臣好使性氣不敢不爲君父直言無隱而人且謂臣搖惑人心臣已久在不赦之科矣顧臣雖言兵將未可戰而猶不意其不可戰也如此之甚雖言西人未可恃而猶不意其不可恃也如此之甚雖言願戰之將未可信而猶不意其不可信也如此之甚雖言間諜鄉兵未可用而猶不意其不爲我用而爲人用也如此之甚今日之事臣何敢言功

則同功罪則同罪樞臣已有成議臣又何敢辭不惟不敢辭而已而律坐家長臣雖節制不得行而名位在撫臣上且宜從首論論酬知責報臣雖兵馬未干預而恩禮在撫臣上又宜從首論祖宗二百餘年之疆土淪棄於臣等之手而致陵寢宮禁皆震驚不得寧河西數十萬之生靈播遷於臣等之手而使父母妻兒皆拋棄不得保與言及此萬死猶不足贖也又奚論其是非曲直哉臣回關之日擬卽檻車赴闕自係於司敗以候誅戮但六七萬之亂軍與數十萬避亂之人民未易處置除會督臣按臣分督各部道府官處置安帖外卽當奔趨藁街願以此身爲封疆明白受法而不爲人不明不自以擔禍也臣且死有餘安矣無任恐懼急迫待罪之至天啓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旨熊廷弼職任封疆失守罪將何辭已有旨姑准其待罪守關立功贖罪不必瀆奏該部院知道

遼事是非不明疏

題爲遼事是非不明容臣明白供狀以定罪案事臣觀今日諸臣所以偏欲處臣者一曰不援廣寧一曰先逃至關一曰七八月間不進兵一曰主守而不能守以上情節在塘報與前後章疏皆極明白而諸臣自以仇嫉之甚有目不爲臣視有耳不爲臣聽有心不爲臣想今言之徒益其仇嫉而不言則冤臣不足惜將使聖主他日有失刑之悔請卒言之去年十月二十七日聞撫臣進兵二十八日出關止借總兵孫顯祖家丁五百人叅將施洪謨一百五十人被叅副將吳自勉自養家丁五百人兵

部侍郎張經世留下家丁九十餘人隨行及到右屯始截留續到之兵與其先發過遼者湊聚騎兵萬二千人內挑萬人分左右各五哨而統之以十將千人發義州戚家堡防西邊千人作老營馱運砲器又與撫臣討真保步兵五千人演戰車四百輛每輛十人分爲兩營各納前騎兵五千人於其中餘則以爲守右屯城之用而經略之旋爲收拾止此矣正月十五日監軍道高出稟東兵的於十七日過河臣卽發右哨五千騎與總兵邢秉忠東援因硃書白牌親來督陣如有退縮者軍士合隊駢斬將官同中軍千把總駢斬仍諭總兵劉渠會高出相機救援西

平而撫臣謂臣督責甚嚴有後言何平日移書具疏要臣申嚴軍令盡殺將士之回退者而今遂忘之也二十日臣欲河上觀動靜東行五十里至石橋聞東兵過河報卽發令箭催監軍道韓初命督發左哨五千騎併戰車四百輛星夜來援仍東行三十里至大板橋聞西平被圍報高出差人口稟廣寧城民日夜哭當卽爲之援二十一日監軍道胡嘉棟與韓初命皆以爲言臣卽率兵馳閭陽驛應援廣寧仍遣監軍道邢慎言夜入廣寧勸撫臣鎮定勿忙亂是夜三鼓聞兵敗亟命道將嚴整以待二十二日辰報東兵尚在西平未到鎮武而是時廣寧守兵尚二

萬有奇猶意撫臣深得河西人心必能誓衆以死守也豈知是日一面以書請臣移鎮一面開門放民開獄放囚倉皇出走以免於謀縛之難而官兵百姓已紛紛過驛而西矣臣亦安所庸其救援乎時錦義兵將爲撫臣東調一空西人皆逼城而住欲乘機犯搶誠恐逃難軍民被其截奪當夜整隊趨大凌河以防之撫臣謂就經臣於閭陽而經臣已去不知撫臣已去廣寧將至閭陽臣不得不護民以還非攬城以相待不救而先去也此應援之大略也二十三日駐師一日欲待軍民過盡然後行而撫臣隨至見臣嘆訢遼人內潰孫得功等謀獻幾不得免之狀

臣哀而慰之仍勸其先行至關料理自以所部兵馬殿後而撫臣願同行時大凌河橋被車輛壓斷軍民號哭臣率家丁數隊親自扛木負土移兩時而橋完因見人民甚衆而託諸撫臣且去年關上止有逃兵尚以開放不如法幾激成變今亂兵多於去年且騎馬持械遇路殺人與去年赤手徒步饑困而易制者不同况又加以數十萬百姓東懼追西懼搶尤不可久頓於外放關之事非吾親往不可請留中軍官統各將兵馬付公緩行而吾第率內丁數百騎飛馳關上以放之撫臣以爲然於是連夜起行遇路捕斬劫盜嚴諭將官隄防西人而百姓在途者始

得無恙二十六日抵關督臣與部道諸臣果不敢放入亂軍等候三日已洶洶欲逞臣卽馳入羅城主張開放而軍民闖關者始得無譁若臣遲到半日而斬關之事又繼廣寧而出矣此臣先來一段之隱憂苦慮明知諸臣必有先逃至關之說而不肯避者也當是時撫臣踉蹌而奔僮僕且不能領身命且不能顧安能殿後護百姓臣哀其雙淚并流付之全師以蓋其逃城之醜而反攘之以爲脫罪推罪之地是臣又以厚道受逃名也此先進入關之大略也頃又覓得撫臣揭帖言戰宜在河東不宜在河西蓋乘機進戰雖三萬可當十萬之用若其來攻卽十萬

不能當一萬之用此等兵機臣實愚至今叅看不透豈其過河進戰另有一班兵將以先發奪人之氣乎抑仍是素所寵信之祖天壽孫得功黃進金礪等摩拳擦掌之戰將與憤欲衝鋒之鄉兵乎豈過河進戰孫得功等便能立功以獻撫臣而邊若來攻便能縛撫臣以獻邊乎至謂左牽右扯終不能一過河機會屢失而臣又不知撫臣兵權在手無人節制誰爲牽扯誰令屢失機會也去年七月二十一日接監臣方震孺書言撫臣進兵之說絕無影響說七八月者欲借此助裏邊興頭早催兵馬器械又上疏言撫臣日日言渡河言進取故爲大言險語以振其

稟民公集 卷五 三
頽墮不揚之氣且使援遼者有一毫生望不至畏而遷延臣固
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八月初三日接撫臣書云鎮江捷報卽
在台臺入境之後足爲佳兆但恨吾兵不能接濟恐東兵一至
只得棄之不肖貞擬以虛聲牽制之恐台臺聞之以爲實然故
敢先言之臣又知撫臣進兵爲虛聲也京中相知謂撫臣有書
入京云中秋前後高枕以聽捷音如不復遼陽必無西面稱人
之理臣訝之書問撫臣以的確真信見教八月初九日撫臣又
手書答臣云日日言進兵者虛聲也日日想進兵者實意也然
而不能進者實形也當六月時擬師期於八九月間度此時兵

馬已集甲仗已完車輛已出西衆已合登麗之兵已至南衛部
署已定期會不可失耳今兵馬不來甲仗不出車輛不發登州
之師未至朝鮮之使未行而我以孤軍獨進其將能乎京中之
書誠有之蓋與一掌科言謂廟堂之上事事協應遼陽不難復
東兵不難挫自許必有以報此正六七月間急求協助之詞非
謂目前光景便足以戰之詞也臣又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臣
以八月初六日出關十七日入廣寧時以鎮江之故殺戮金復
極慘撫臣向臣言欲以千人襲取蓋州而於三岔河作勢欲渡
以牽制之臣曰虛不可常弄便當實實做去宜以萬人襲海州

東昌而別遣精騎五千從柳河夜奪蓋州斷其歸路撫臣以爲非萬全不敢往且謂公所爲大做法貞所爲小意思也臣又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樞臣張鶴鳴王在晉不知其爲虛也據直述遼中情形一揭各上進兵宜決之疏一時臺省紛紛言進臣亦言進以窮之而撫臣果移臣書曰兵部不言車馬甲仗作何催發而但言機會可乘宜速進取甚至言廣寧兵有十四萬真是可笑又揭稱車馬甲仗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爲進戰之具且言夢寐中不忘東渡其無如不能何臣又信撫臣進兵爲虛聲也前月十二日監臣過右屯爲臣言年前撫臣以明年正月初

一日出師大利擬率兵取蓋州孺誦年兄取蓋州弟當於西平過年整搦兵馬揚聲三岔河綴其不敢南救及至期不見調發空受凍六七日而歸此又一次也正月初四五間沿街持白牌催督鎮城馬步車兵盡數東發臣駭之及得劉渠述撫臣之書與邢韓各道彼此商問之書而始知其故蓋西兵來本少不能獨進又不便發回謀遣我兵助之北向黃泥窪攬一空以結用西之局而又懼其精銳在北復發大兵揚聲於三岔河南且令羅萬言周應乾等更番過河誘致東兵使西人得利而不知彼畏東行竟出邊未遠得回鄉四級而歸也此又一次也合去年

之五進而七矣臣又信撫臣進兵終始一虛聲也而樞臣昨疏猶云七八月間有鎮江之捷有鐵山之利東人倉皇發兵救援此時乘機而進可以得志而奪其氣臣疏上而經略反以此罪臣也是悞認撫臣之虛聲爲實進而欲以屢失機會傳臣罪也此撫臣主戰而終不成戰之大略也至於臣之主守原是修守以待戰口雖不講戰而所稱練兵飼馬治械運芻設險阨固卽守具卽戰具也誠肯收拾前項一切而遊徼於沿河分截於中路宿重於鎮城犄角扎營以團厚其勢訓習其技休養其力如河上委難駐兵諸疏之布置一一而行之何遽不能保河西一

塊土而撫臣每疏必謂固守下策也守非臣心也言守則廣寧人心紛紛思逃也鄉兵憤欲殺伐者見臣不過河而退爲修繕之備皆懷怨懟也遂置一切守具於不問以至今日求出下策而不得臣固無如撫臣何也記臣去年十一月初四日至松山接監臣一揭帖一手書言今所急懸者廣寧城守之事南城低甚必須扎一營於城外西北城在山麓險不在我則西山之角亦宜扎一營至於守城一切零碎器具如布簷燈籠木棍等項煩飛檄責成鎮守分巡道以圖實著臣嘆曰城外扎營地方八月間已親踞定何以至今不做亟檄劉渠與巡道高邦佐舉行

之初六日至右屯衛會監臣問曰昨承教謂廣寧南城低矮當收拾城上器具城下扎營何不就便與撫院講而反來請我責成鎮道何也監臣曰爲此同三道面講三次只是不聽不得不求吾師耳每與撫臺言一守字便不喜卽言且做此等戰守字亦不喜因與三道設法每言必以戰歆之十件或可哄得做幾件其惡聞守事一至此而監軍道牛象坤亦曰與撫院言守事輒不聽言城兵勿盡東發當扎兩營於城外亦不聽假使有一兩營兵在城外鎮定人心城內安敢遽亂此臣主守而卒不成守之大略也臣受先朝與皇上殊恩去年涕泣奉召而出本願

竭犬馬之力爲皇上恢復東方一塊疆土不圖以議守議戰之故觸犯衆怒致使奉旨節制之巡撫而不許節制奉旨控扼之山海而不容控扼奉旨出關之策應而不與兵馬策應但爲地方講一真情實形便以爲妬功爲害成爲不和臣已久知撫臣之必敗河西之必亡而更不容臣開口一句以救其敗而拯其亡事至今日臣復何言痛想塘報至日宮寢震驚都人惶惑真有萬死不足惜者而犬馬之心愈急若關上之事專專付臣料理實實竟臣力量猶能勉竭愚鈍爲神京左臂圖一時之安已已擬上疏自任恭慰聖懷而諸臣不論道理必欲逮斬臣而後

快臣何敢復爲皇上任守關之事惟將前項四段情節供狀於御前以定臣之罪案而已嗟乎以赤衷痴腸深憂早慮之身而外爲說謊欺君者所累內爲扶同誤國者所陷此封疆之厄數而孤臣之宿孽也可勝悲慟哉臣無任哭泣呼號恐懼待罪之至天啓二年二月初六日奉旨河西失地喪師罪狀自明何必爭辯熊廷弼旣自任且遵前旨行該部知道

出關嚴旨疏

題爲出關嚴旨不敢不遵固國深謀不可不慮謹昧死一言懇乞聖明自爲封疆重計事項自入關兩奉用心守關之旨日來又兩奉出關防守之旨友人皆移臣書曰衆計已定子必出關不出必死子無疑臣伏而嘆曰正唯朝廷不肯割情正法速逮臣而賜之死耳臣今日若爲一身苟免冤枉之誅則出關一著何煩擬議若爲國家深圖萬安之計而出關兩字更須商量初臣之進關也督按在顧數次勉臣曰此關非子守則關必壞關上士紳軍民跪哭三日曰公若去吾儕亦隨公去臣曰吾奉旨

駐關前後共五十三日耳使兵部不逼吾出關得在此收拾當於今日緩急有賴今事已至此旋爲收拾責難而未敢認承也督臣細叩臣以守關之策臣曰願聞其指督臣曰吾欲再築關城兩道於三十里內外而於今城則築脫脚邊臺數十座以環之臣曰今日之役須看人情事勢與自家力量如何然後舉事去年關外吾地也班軍竟怕出關修工山東班軍一聞出關打柴夜逃八百人況在今日而人情未敢出也外關兩道須三年工完而事勢未能待也增兩關必多置守而徒分見成戍兵以益薄其力量又不及顧也凡守事貴約約則精而堅約則速成

而及於事以吾之愚今年且將見城加高丈餘寬一二丈餘沿城置軍房居其上其空心邊臺與城接連不宜脫脚恐置數百孤軍於城外不能守而反借爲擬城之助如此則軍夫在內修工不驚惶守軍見城高外梯竿無所施其膽自壯而工又易完關上苦無糧無草無柴糧或海運接濟惟柴草極難不能多容馬兵可萬人步兵可三萬人水兵可萬人亦足以守至於阻水以環城坑濠以拒兵海上之駐防隘口之修置以及版築燒造諸法亦略及之而至於外關之設且俟人心稍定再行料理恢復之事且俟兵力稍集再作商量此守約之事也而督臣深然

之督臣又曰吾欲置遼撫守前屯爲關城外護如何臣曰所爲置遼撫於前屯者如爲哨探耳目計則二三將官能爲之如爲統兵拒戰計恐遼撫不能抵當而反以驚潰爲關上累且問所用何兵何將用遼人乎而將旣懷疑兵又散去用西人乎誰肯出關爲用者而督臣又深然之此日前守關之議也及初九日見出關旨意之報適撫臣下顧督臣亦隨至坐間議及此事臣曰延意要吾出關吾不敢不出但十萬之衆向屬撫院今皆不知何在僅於右屯圍湊萬人半以應援鎮武傷潰半以殿後劄於關外訛聞西來盡殺逃兵之說復逸其半今惟向公與本兵

求兵耳督臣曰裏面不知外邊情形公如何出得關且吾原議設三大營一離都門便不照管顧安所得兵馬應手臣嘆曰卽有兵馬出關亦濟甚事昔吾以三岔河難駐兵曾比河上西平鎮武盤山直直一條如竹節之形河上一動節節皆破當宿重兵於廣寧犄角劄營以待之而樞臣定主撫臣決戰以至今日今吾守中前撫院必守前屯縱多與兵馬不過二三萬若或窺關其想頭更大其兵衆必數倍於前日之過河者我兵不能當必望風先潰而中前前屯又爲關上之竹節矣督臣又深以臣言爲然撫臣曰公何可出關吾罪重任憑放吾何處總是一死

臣曰吾輩今日聽逮爲封疆受法而死他日人知警畏尚有死守封疆者則死猶有益若明知出關防守之無濟以圖緩死於一時到底事壞必死而又帶去一山海致危神京以自重其孽則不如吾兩人者連頸就逮關上事聽樞督兩公自爲之况吾以無兵無馬極明極白之人爲公受累獨論逮斬若吾守關公守前屯他日事壞這顆頭顱終是被公混去則請公守關吾願聽逮而是時臣已傳語道將擬十一日往中前所矣部鎮道臣葉震生莫有聲傳國等皆一齊忙忙趨見臣謂公一出關各殘兵聞之畏隨公出必盡逃關內百姓見公出而無所倚恃必盡

散而先去此舉何可輕易又日前屯只消遣將哨探何須撫院紙緣裏面慮撫院入關無安頓處故議守關外以示寬政耳公當孥定主意守關臣固不聽當夜檄行寧前道張應吾收拾中前所監軍道邢慎言韓初命牛象坤收拾前屯衛各城池糧草等項次早部鎮道又一齊來止臣勿出以驚其民且曰無兵馬出去東兵來奈何臣曰經略七個月樞臣定不與吾一兵一馬今之出又安望兵馬東兵來時吾必不辱其手亦不得歸候朝廷處分惟有自處一策耳會督臣又來勸臣勿出且待樞臣到日商量此日來出關之議也臣報國自有苦肝籌邊自有微識

作事自有片長不在主戰諸臣後而先憂早計靠實持重自謂過之今守關之策諸臣誠能念冲聖念重關念各人身家一一俯從如臣言臣猶能誓死爲皇上守之如要臣出關與撫臣守中前前屯則聽視師樞臣之與撫臣同心共意者共守之而請皇上速逮臣以快衆憤顧臣又有說夫爲封疆而暫守者一時之權宜也爲封疆而任咎者萬世之正法也今視師兩大臣一久在關一將到關而爲東事特設者尚有一臣未向東行一步昨何棟如又歷舉時賢之堪爲督撫贊畫監軍道者守關豈曰無人豈必臣然後可而朝廷之正法一壞將裝成一片欺罔世

界而禍終至於不可救今不問爭論戰守爲公爲私事後言驗誰曲誰直而但云遼左敗壞由於經撫不和不問誰專兵馬不實修戰誰駐城池不實修守而但云主戰戰已無功主守守亦旋覆不問廣寧重城誰先棄奔殿後人馬誰與交付而但云經先入關速斬撫若入關并論塘報已久到而故弄機關巡撫已抵關而代捏口報以祖宗二百數十年之封疆喪棄於內外扶同者之手而終不忍別白一語以傷其意第云經撫一體論罪而已而又不早定其罪仍使不和之人同在一處戴罪立功使他日載諸實錄曰天啓二年正月二十日東兵過河二十一日

師潰二十二日巡撫王化貞棄廣寧向經略熊廷弼戴罪立功
獨逮監軍道高出胡嘉棟處分恐後日謂臣等不爲封疆受法
而猶借守關以逃刑臣且有餘誅矣此臣之所以願逮以明人
臣之分不敢守關而爲逃法之人者也至於兩奉勅書節制巡
撫何故復奪節制兩奉旨諭駐關控扼何故不容控扼使臣不
得一日安身於關上及早設備以至今日紛紛議守關議出關
脚忙手亂而迄無定畫凡前日之所以悞廣寧而竟至敗亡今
日之所以誤山海而旋難收拾者若將誰執俟逮臣至日請皇
上御門臣與諸臣一一面質之寃深屈極籲地呼天痛哭哀號

語無詮次伏乞皇上哀憐矜察臣無任恐懼迫切待命之至天
啟二年三月十三日奉旨該部作速并議來說

奏繳勅印劍服疏

奏爲繳還勅印劍服事臣以再勘餘生荷蒙皇上特召再授經
略屬以東事蒙賜專勅一道加賜勅書一道尚方劍一把又賜
麒麟一品服色重其事權隆其禮數聽臣便宜行事臣矢犬馬
圖報而巡撫不聽節制於外兵部科道復行沮壞於內以致河
西淪亡萬死何贖填奉聖旨革職回籍聽勘臣隨叩頭恭謝天
恩訖除原賜品服臣當日已經成衣穿服以彰君賜不敢褻瀆
輕繳外所有原領勅印劍帶令旗令牌具疏奏繳計繳專勅一
道加賜勅一道尚方劍一把連匣原賜玉帶一圍經略遼東等

處軍務銅關防一顆連匣令旗牌十面副天啓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奉旨該部知道

畏流言請逮疏

奏爲奉旨回籍臣畏流言不敢回籍懇乞聖慈逮臣以免飛禍事臣再勘餘生再叨皇上殊恩重託臣豈啣結不如蟻附臣豈報効不如犬馬祇緣共事非人怨毒并作事事破壞著著牴牾既要臣同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策應而又不與臣兵馬旣駁臣主守而惡守若仇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臣旣詆臣沮戰而玩戰若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臣乃人猶有言早知今日不守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猶可存廣寧者不知撫臣特以戰哄皇上哄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

爲虛聲而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樞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
撫臣爲說謊悔已爲悞信又自謂悞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
不明白早參之爲憾蓋至此而戰守之是非定矣卽黨護撫臣
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別主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案
不知撫臣不逃部道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開獄放囚
傳令箭放軍兵而死守以拒兵臣何敢不救援撫臣不以城池
庫獄軍民付他人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
閩陽臣何敢先出閩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
臣何敢先抵關門一刻蓋至假捏口報被人叅破逐日路程塘

報明白而先逃之是非又定矣於是乎撫臣無計而黨護撫臣
者亦無計也相與共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之事造絕無影
響之言買絕沒理會之人紛紛賣搖言出疏揭自驛遞村市以
達國門無地不傳遍自門厨卒徒以及長班貢使之類無人不
囑遍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倡謀反出口之說而內外布散
之樞臣原未遣指揮下書於臣臣原未殺其下書者而造言者
曰日本兵差官爲經畧所殺以致信者謂我亦欲差官往下容而
愁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外看邊城高卑以便增築而造言者
曰臣往芝麻灣投東去幸得孫鎮守趕回以致臣不敢一足復

出關外也關上官兵士民曾跪擁臣門哭留守關者累日而造言曰經略素得人心然性急不堪屈必激變而據關以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知臣原無兵馬何柄之奪而徒恐軍民見留不敢白晝離開城而夜靜潛行也十九日往海洋民間候完奏繳事理其地去平山營十里石門寨三十里臣約該村兩生員往看險隘因知一片石黃土嶺爲東方衝地極近極薄當急急設險防禦其義院界嶺各口皆隔西地且遠且厚但撫西如法而東兵斷不能入意欲得此爲新令尹告而進言者又曰經略已出口去了致臣一路驚惶而投奔無所也此等流言旣已早布

於京師豈不上達於禁密極知此沒理不足信之言必不能以惑聖聰而曾參殺人三至慈母爲之投杼臣不勝佈焉仰惟皇上至仁如天地至明如日月於撫臣則逮於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分別處治之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東如此之密邇行踪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月間數加臣以殺身滅族之事而若臣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其當何如者反復躊躇不如自詣詔獄以息流言銷殺氣猶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致我皇上放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旨願逮者也臣此回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雇脚下

店以盡罪臣之分今已到薊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聽候處分伏乞聖明立賜裁決臣無任驚愁惶恐待命之至爲此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天啟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奉旨該部院并看來說

請發從前疏揭質對疏

奏爲罪臣事在法司懇勅兵科將臣從前疏揭檢發刑部以便質對事臣以封疆之臣應爲封疆受過不敢論是非曲直所以初疏認罪不復與撫臣置一辯卽撫臣瀆奏不已甚至賣謠言買保舉出招告種種行徑甚失大臣體而臣且厭薄之不與辯惟以流言不敢回籍踰伏城外靜聽部院勘議而頃者閣臣有疏復蒙聖明著法司從公問明具奏則臣非部院聽勘之原官而爲法司聽問之罪人矣向來臣疏皆下兵部未下法司況化貞屢疏下刑部而臣無一言可據何以陳兩造而定罪案雖化

貞近日疏揭前後增減不一其詞彼此改竄不一其手而就中
事理要皆臣疏揭之所已言已明者臣再不必從新說起以滋
瀆擾伏懇聖明亟勅兵科檢發刑部以便質對惟是河西所以
喪亡之故自有緊關大要所宜問而爲近日之紛紛混扯者所
淆亂臣亦不得終無一言蓋經略駐關上有經略之職掌巡撫
駐廣寧有巡撫之職掌經略之職掌在控扼山海調度三路平
時則厲兵秣馬治器儲械外作廣寧之聲援內固神京之保障
進兵則遣將督師約期戒會東趨廣寧以爲後繼南聯登津以
爲犄角而至於巡撫獨專一方兵柄凡兵馬錢糧之調度戰守

進退之機宜西方間諜之虛實鄉民遼將之操縱一一皆屬其
職掌一一皆任其行止經略不過總挈其大綱商量其大略而
已此前日朝廷付經撫之職掌亦今日法司按經撫之準衡也
樞臣張鶴鳴旣不與臣關上兵馬又不給處登津兩路兵餉一
味沮抑破壞使徒手一經略欲控扼不得控扼欲策應不成策
應而臣不得其職矣舉朝爲巡撫力爭不可聽經略節制致令
有所倚恃進止自由一切緊要事情不會稿不送揭不令通詳
不許稟報而臣又不得總挈其大綱商量其大略矣平日則專
倚巡撫而欲獨成其功事敗則混扯經略而必平分其罪此其

立就主意設就圈套臣已不必於言而事固有難於混扯以代
罪者試問廣寧十餘萬兵馬之衆全屬化貞掌理而某步某騎
某衝擊某防守某兵屬某將某將屬某帥化貞曾有一字與經
略知會否試問數百萬之錢糧全屬化貞支用或給軍或賄西
或貽間或騙於棍弁或藉馬商開銷曾有片字得經臣目分釐
得經臣手否試問百餘萬之海糧一千六七百萬之秋青草何
故浥爛於海濱使軍馬餓死至於棄骸滿眼怨恨傷心而曾得
其上緊搬運否試問兵馬不簡汰不操練不團聚不專屬今日
調東明日調西旦屬將甲晚屬將乙零雜混亂往往將不認兵

兵不認將而臣得聞其說否屢責各道苦勸而曾得其一聽否
試問其出疏出揭向工部各鎮催盛甲器械而部發之二三將
軍以及盛甲鎗砲之類從六月間海運於河東堡者堆積如山
臣於十一月間往彼看見諭令速搬而化貞曾知否試問其催
兵催馬催器械催車牛催錢糧設法留京營延緩各甲馬器械
開局於永平撫寧山海造車砲及一應甲仗以給其戰具割身
邊兩監軍道以供其使令而曾有一事不照管否試問其專因
西人不肯操練自家兵馬至費金錢數十萬遣指揮都司張定
盧伸等經年鎮月往熬營叩頭求兵說八九月來而不來說有

四十萬三十萬來而不來及昨冬僅有一二萬到邊討賞與做買賣來者其戰兵不及二三千空住關口肆行搶掠守著西兵過來而曾見其助一兵殺一人否試問其今日遣細問李永芳明日永芳遣人會化貞言西兵西將無用東惟怕遼兵遼將之勇過河之日遼兵居前我用白標子閃退你從後殺來必走而遼陽可復也見有八十萬銀子奉獻都爺饒我一家性命而撫臣信之遂不用西兵西將而寵遼兵遼將孫得功等以至今日此皆撫臣對臣與監軍院道所常言者臣每面語手書謂永芳屠戮河東於我罪孽已深闔眷在東當頭又重不可輕信而化

貞肯一聽否試問其所募二萬之鄉兵平日專倚爲能殺者每月食餉三兩好馬好甲盡數給與何曾肯與西兵一匹一甲昨西兵潰逃入關時何曾見鄉兵一人入關而有一之不爲東召募者否孫得功等屢疏薦爲摩拳擦掌者徒薦爲謀縛撫臣以獻之用化貞旣對臣明言又出揭告人今忽反口云怕經略殺之而叛耳豈欲仍用孫得功等効命否試問其去年之五進五退今正之兩進兩退玩兵挑釁蓋露虛實以致速禍有一不由於此否凡此皆喪亡河西之緊關大要而爲法司之所當從公問明者也總之今日之事誠使三方控制待齊舉事樞臣肯如

臣之原議而不爲沮壞又誠使厲兵餉馬治械儲芻扼險犄角
修守待戰撫臣肯依臣之疏議聽臣之勸導而不胡行亂做則
外有聲援內有家當軍民有所恃東方有所恐何至有今日之
事至於今日而臣言亦贅矣天理人心鬼神子孫八字此臣清
夜所甚念甚畏而絕不敢有一字之誣伏乞聖慈哀憐照察爲
此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天啓二年三月十二日奉旨熊廷弼前
後疏揭著兵科查發以憑質對該部知道

辯張本兵疏

奏爲樞臣終始扶同悞國謹具疏一辯以質公論事臣惟河西
所以斷送之故雖由撫臣王化貞而主令決戰以致其七進七
退玩兵速敗者張鶴鳴也恣意用閒用賄用鄉兵遼將以致於
佯退賣陣謀縛獻城者張鶴鳴也兵馬錢糧器械盡送廣寧不
容關上留用不爲登津處給窘經略如窮人無歸者張鶴鳴也
駐劄關上調度三路有勅嚴勒兵將控扼山海有諭廣寧進兵
方出策應屢討兵馬下部議覆皆有旨而皆抗違不遵百計破
壞者張鶴鳴也專勅節制廣寧登津薊真山東各撫鎮特勅調

度各省鎮而爲廣寧謀奪節制沮抑經略不得行一議做一事者張鶴鳴也怒臣章疏書揭屢屢責備而恨不立陷封疆以陷臣而快其忿者張鶴鳴也罪坐所由豈無先兵書石星主和之例在而反叨蟒玉赫然行邊付以查叅道將各官之任意感恩圖報秉公持正以求仰副乎寵任俯懺乎罪孽宜何如者而乃借此行私滅公以爲報復之具恐非公忠大臣所宜出也疏稱經略初至關王化貞卽請之廣寧不肯則臣所奉乃駐劄關上之勅控扼山海之諭非駐廣寧者也平時議巡撫兼經略以專其功卽關上且不能容而事急偏欲經略駐廣寧以撓巡撫而

爲代罪之地乎監軍胡嘉棟之稟請一次且無而乃日十數次乎不幾於說夢乎二十一日遣監軍邢慎言夜趨廣寧與王化貞計守禦二十二日辰時得王化貞請移鎮書巳時得邢慎言差人口稟午時得邢慎言移韓初命手書申時王化貞出廣寧則張鶴鳴所定之時辰也王化貞而誠請臣移鎮助守廣寧也胡不忍死一日以待臣而辰時甫得書申時巳闖門而出臣卽往而能半道挽其復闖門以入乎胡不以人民城池庫獄兵將交付臣而開門放民開獄放囚傳令箭放兵將空空以叛將叛民遣臣而請臣代守乎若巳先逃命而欲托臣以討叛則是時

廣寧城內城外尚有二萬餘衆胡不率以定亂而望臣僅僅五千饑疲之衆內討賊而外拒攻乎邢慎言移韓手書稱撫臺初出牌數面招撫主客逃兵潰將以圖城守城中士民男婦洶洶聚謀欲於日出撞門而逃陳都司浴門叫諭滿城無一人應之者撫臺見此亦無可爲計商量欲盡放居民出避以全十數萬身家性命而自已却等一自盡便了雖再三勸止已以支撐守城爲主然人心已瓦解大勢已全去卽死守數日而外無援兵內無積糧東兵以五千坐守閭陽五千據糧右屯而廣寧城當自蹈至於遼人懼其殺害縛官獻城之事又不必言是已明言

廣寧城當自陷而有縛官獻城之事矣而猶欲請臣移鎮也乎疏云正月十九日東兵過河而實以二十日巳時過河者也日時且不的而尙欲查叅功罪乎疏云經略二十日不守右屯輒趨板橋不知板橋固進而東迎於八十里者也方向且不知而尙欲懸定策應乎疏云經略二十二日先離閭陽巡撫二十二日申時出廣寧而是日臣以薄暮出閭陽不知爲申前乎申後乎得差官二臺子撞遇巡撫之報而後出閭陽不知其爲出也孰先乎孰後乎是日道將聞放兵放民之報又得邢慎言手書同諸將見臣議進止大約謂十萬之兵馬一朝俱盡滿城之官

民半晌俱奔業已無可救援者不如移師防西人而護民行也而臣猶以爲未可然而所隨五千人馬不得食已兩日矣見廣寧軍民紛然西走皆蠢蠢欲動諸將恐其變復請臣行臣猶對胡韓兩道叱拒之意欲過夜始行亟命兩道親出行營多方撫慰而兩道見兵心動不肯留乃反命曰可行矣而臣始行疏云胡嘉棟力勸臣於閭陽扎營不動以爲虎豹在山之勢其如言之不聽何又安得此違心語而爲胡代稱之乎初臣經略標下原本無一兵一騎也及到右屯自十一月底起至正月初旬止始截留續到援兵及其先發廣寧者約湊騎兵一萬二千人

坐皆新調薊昌宣大真保兵之從未見戰者內挑萬人分左右哨而統以十將左哨僅四千五百餘人尚未足數其挑下者從王化貞之討以千人發義州戚家堡防西千人作老營運砲器又與王化貞討真保步兵五千餘人演車營通計收拾未及月餘如何可戰是時右哨五千人爲高國貞等所領者已於十六日東發而總兵高監軍援鎮武而張鶴鳴以爲二十一日始遣者悞也其餘果有一萬二千餘人如鶴鳴言然一聞巡撫棄廣寧消息而千人之防西者自義州戚家堡逃千人之守老營者自右屯衛逃僅餘左哨四千五百餘人與吳自勉家丁五百人

隨臣未逃而風鶴之餘人人股慄若非設法撫慰安得駐大凌
河一日交付王化貞護民而西成一殿後模樣而臣亦安得先
至關上以定逃軍流民之亂乎方臣之駐大凌河也先移書督
臣言逃軍騎馬持械入內地必所在刦殺爲事當諭令解刀馬
於關外方許放入而又深知部道皆文雅未足濟變也非親往
不可及過寧遠衛張應吾迎謂今早城內光棍假傳西人來城
民驚跑臣爲之捕斬二人捆打七八人仍留駐半日一夜以鎮
之又念寧遠中要地方若官一先行百姓車輛必爲西人與奸
棍所刦因諭中軍官孫諫請王化貞暫住寧遠三五日俟民盡

乃行而疏云經略西奔應吾方出迎接倉卒之頃經略牌驅百
姓卽刻盡西兵將隨逃是臣致應吾獨坐空城也而豈其然乎
二十五日至前屯得督臣回書云承教驗放兵民極爲詳盡但
各官諭令交還馬刀講諭竟日皆不肯從各官之意欲鼎藉台
臺駐節歡喜嶺部署其先後庶不至於喧爭分錯也臣聞而馳
赴之二十六日抵關比至而潰軍已餓守關下三日矣忿忿然
上馬結隊彎弓擬城有飛矢入城中者臣至而叱令下馬解刀
皆下馬解刀跪哭求入臣趨抵羅城斬亂軍一人不知其爲邢
監軍家丁也厲聲責備主事莫在聲恐其閉關激變也非罵也

臣一入羅城不開正關但立遣某道某鎮於南水關某道某將於北水關分投開放每關門下一平胸閘板令逃軍相緣而過儘有次第非大開關縱逃兵一闕入而皆逃去也乃其後一闕而逃去者則有之初臣放關時下令除逃兵不勝誅及久戍於遼者放回外其餘仍留守關城暫劄關外護百姓進畢方許放進業已願留帖然關外數日矣忽聞張鶴鳴傳語前次遼瀋兵逃不曾殺得所以今日又逃今番不許放進一人當盡殺之卽不然也須殺一半者一時洶洶偶語不忍聞而督撫卽令進關遂畏誅而大半逃去而顧以闕入皆逃爲臣罪乎張鶴鳴曰平

日專講守臨期急督戰者經略也而臣忍令羅一貴數千人之無援而死乎張鶴鳴曰平日專主渡河及東兵渡河則欲守而不能自由者巡撫也而臣平日禁王化貞勿依守議勿修守具乎臨時嗾孫得功等謀縛獻城又逼王化貞放民放囚放兵將以致其欲守而不能自由乎張鶴鳴曰如使巡撫過河而敗是主戰之罪也茲東兵大衆過河戰亦何罪是我過河戰則勝東兵過河戰則敗也而世有此兵法乎是東兵過河戰雖敗不算敗不算罪也而世有此律法乎張鶴鳴曰去年八九月間機會大可乘臣疏曾言於時當進取若待冬春大衆來廣寧必不守

以爲其言之驗也然查張鶴鳴疏主決進之時王化貞隨移臣書謂兵部不言車馬甲仗作何催發而但言機會可乘宜速進取以爲真是可笑矣又出揭稱車馬甲仗屢催未至何所持以爲進戰之具而明告兵部以不能進矣臣又舉王化貞進兵虛聲屢次之手書入之疏揭又於關上面示鶴鳴而悔已爲悞信矣今胡以認誑到底而必扯此塘口不已乎初議另增經略駐劄關上固爲遼東而設實因河東報至京師幾輔一時官民洶洶南竄故議添兵六萬半置前寧以張聲援半駐關內以固鎖鑰此當事者外威內壯之深謀非張鶴鳴所能識也假令當日

與臣兵馬容臣駐劄得在關上收拾六七個月何至今日關內關外兩被失閃上驚宮寢下搖民衆此張鶴鳴之爲也當時臺省諸臣尚議仍以巡撫兼經略尚以另增經略爲撓權爲分事爲扼同舟而可以久據將兵之權奪而歸之經略使不日成功之巡撫爲臣所摧撓乎且張鶴鳴旣知經略職掌在將兵矣胡不與臣關上兵馬假臣將兵之權而任臣呼號一味不理竟逐其空身以出乎臣以封疆之臣應爲封疆受過勘議由部院公問由法司自有屢次另處之旨在張鶴鳴奉旨止查道將各官而何得進旨參臣以快仇濤且旨云道將各官著張鶴鳴會同

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處治亦當會稿於督臣而又何得違旨
專論以獨恣其胸臆今細看所查道將各官項下事情故輕故
重必安臣一罪名吹求鍛鍊無所不至然皆不出於王化貞前
後疏揭之言凡爲王化貞平日之所喜及陰陽兩可於樞撫間
而不敢一忤其意者無不得其留用差等以輕論雖終始護衛
撫臣到京遍買保留代造謠揭如陳一元者亦蒙嘉其患難不
離之義而至其忠言見逆及爲臣經略所遣用者無不痛斥而
欲重處之此等查叅之疏不明不白橫心昧理蓋有難於督臣
會稿者在臺省自有公論樞密自有定衡臣不敢以罪人駁正

惟有關於臣事者則辯之伏乞皇上亟下兵刑兩部一爲道將
各官之案一爲經撫會問之案免使公論國憲爲張鶴鳴偏詞
所混顧臣而嘆張鶴鳴之扶同欺悞雖明知明悔而終始必以
封疆宗社供已之錯快已之仇而不顧也張鶴鳴初到關時臣
同督臣往拜虛心平氣將河西事憑督臣說一遍鶴鳴唯自言
其悞謝罪嘆氣而已此大庭官吏數百人所共見聞者及回拜
臣出平日經撫來往書札與之細看看到王化貞手書言進兵
虛聲處曰他與我書說實實要進誰知與老公祖又如此說看
到臣與王化貞書苦心商議處又曰我只道老公祖不肯與他

商量誰知苦心商量如此因將前後事情再敘一番無言可對但慚悔曰是治生過信了他治生本意要急成此功見他說得這等容易便深信他誰知都是虛言是這箇沒用的人當時老公祖何不明白叅了他免有今日臣曰一時誇爲大功臣纔一點綴便惹下本部與科道多少叅論若當時叅了他我這顆頭早被諸公取去鶴鳴默默無言惟嘆治生悞國之罪不可贖了及言關上無兵之故鶴鳴曰老公祖何不徑自留用臣曰關上但留一兵巡撫輒言好人好馬被關上留住我敢不發去使他藉口假使部咨派定某兵該留關上方好留用乃部中旣不肯

發咨定派而巡撫又屢疏言兵爲接遠而調關上兵當另議部中又不肯另議教我如何徑留鶴鳴曰是治生不是了諸如此類追悔至極臣遂信鶴鳴爲直肚腸人開心見誠與之無所不言每會談必至兩個時分謂鶴鳴胷中已豁然不意臣一離開之後見督臣留臣守關疏有吏兵兩部作速看議之旨臣疏又有該部一并看議之旨恐臣以留用回關忙忙移書閣部誣臣從海洋往邊上去傳守口兵將云東兵百萬一來關必不守你們守此口何用不如散去又誣關上百姓皆痛恨臣一聞奉旨回關皇皇如在春冰鶴鳴與督臣相對痛哭云國家事不可爲

矣及晚見有新推人心稍定等情全與督臣留臣之疏留臣曉諭百姓之告示及再三拜留併留臣之書札絕不相類臣方致書閣部嘆其反覆背面過於惡少而不意其今又有此疏也臣與鶴鳴慕許有年初同部亦相得驩甚祇緣處通州逃兵事相左然其曲在鶴鳴不在臣卽誤以蔡復一詳揭入疏而觸其宿怨亦非有根抵之怨也鶴鳴卽誤信王化貞言邊可易取功可立成兵可不多用李永芳可信西人可恃鄉兵可用而深得河西人心之巡撫可專任也因而決戰以左袒之亦自出於急欲成功之意非其念頭果欲悞國而舉朝皆言其言之易成之速

亦非鶴鳴一人之悞也鶴鳴卽不諳兵機邊形人情地勢以沮臣三方之原議修守待戰之屢疏而不用只當自恨不當恨臣而亦不宜怙終不悛必以封疆宗社爲報復之資也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苦不自知耳旣明知之又明悔之卽一身一家之事尚當急急改圖以求令終而况事之關係封疆宗社者若必觸性任忒寧我負人到底成就一錯而國家事之以供錯而壞者亦已極矣其如冲聖何其如祖宗二百數十年金甌之天下何臣在部資俸居鶴鳴兩年前而年齒居鶴鳴二十年後鶴鳴每會議會疏叅駁失體待臣不及一小吏而臣未嘗不以老臣

望之七十餘有盡之年亦昔人所謂事陛下日短之時也此事不拏出一片公忠心腸以報皇上更待何日蟒玉加而遼東壞金吾廕而貴州又告變矣亦鶴鳴所宜深念也臣無任冤誣急切呼籲待罪之至天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奉旨這事情著法司卽行提審從公定擬具奏不得徧徇以致在縱以後不必紛紛爭辯

請自詣詔獄疏

奏爲願自詣詔獄以重法體事臣經略無狀前已蒙聖明昭察革職回籍聽勘臣當回籍祇緣王化貞張鶴鳴等造捏流言欲加臣以赤族之禍臣不敢回籍具疏請逮蒙恩未允旋於閣疏著法司從公問明具奏本月初一日中府十三道十三司大理寺屬官會問臣但爲封疆受過不欲多言今初九日三法司堂上官會問臣亦不欲多言惟是前旨止於革職臣猶一解任官也後旨止於著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旨而先赴獄法司之處臣與臣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夫

法司待罪人之體與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臣願
自詣詔獄以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朝廷待臣之體伏乞聖斷
勅下法司以便遵行臣無任恐懼迫切待罪之至天啓二年四
月十三日奉旨法司知道

